

跟着『飞鸡』去西南

新华社杭州1月7日电(记者王俊禄)“今天收了50多枚鸡蛋,能卖七八十块钱。”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渡贤头村,村民张宝林咧开只有四颗牙的嘴巴,笑了。

小寒时节,飘着雨,愈发阴冷。“等我开灯。”张宝林顺手拽下了灯绳,灯开了,光如豆。

屋里的物件轮廓慢慢清晰:靠墙三个轮椅,墙角一副拐。张宝林的儿子10年前打工时伤残,脑子也坏了,一躺就是10年,这几个月刚能下地。老伴去年生重病,又添了个轮椅。

张宝林出不了门,再说71岁了,出门干活也没人要。供养三个轮椅、三张嘴,全靠只有四颗牙的老张——“我全靠这500只鸡,它们就是我的‘提款机’。”

走在混合着泥浆和鸡粪的小路上,记者看到陡峭山坡上的一群鸡。张宝林说,鸡是一个姓胡的姑娘送的。老张叫不出胡潺文,更不会写这么洋气的名字。

说胡潺文洋气,她在深圳做白领时才叫“洋气”。

1988年出生的她,毕业后在深圳某大健康集团当高管,年薪逾百万元。“晚礼服、洋酒、西餐,日子流光溢彩,但一静下来总觉得不踏实。”她说。

这样一个洋气的姑娘,一脚踏进故乡的泥巴里,再也没有拔出来。

故乡龙游,家家户户养一种“麻鸡”,个头小,体型健壮,能短飞、会游泳,肉蛋都是上品。2016年,胡潺文和朋友回到家乡,吃到这种土鸡时,连声称好,但大城市里买不到。

胡潺文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拍即合,以“龙游飞鸡”为品牌启动创业,“只要东西好,销路不用愁。”

最开始,胡潺文开着“豪车”下乡收鸡,将收来的鸡扑棱棱装进后备厢。农户看着新鲜,“这么脏的活儿还有人抢着干?”但同时,也有“杂牌鸡”混进来。

后来,为了品质可控,他们给养殖户免费送上两个月大的鸡苗,免费安装篱笆、木屋、监控等设施,签订肉蛋回收协议,要求养殖户是留守的困难户,家里要有山林等“运动场”,统一配送“营养餐”。

创业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一遍,胡潺文的浙江宗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走上顺途。目前龙游已有500户农户参与养殖,10万只“飞鸡”成为长三角知名的高品质货源。

2018年,当得知龙游县与四川省叙永县对口帮扶缺乏好项目时,胡潺文去考察后主动请缨,“我要送20万只鸡苗到叙永。”

话一出口,大伙儿都惊呆了。“国家有倡导,群众有需要,市场有需求。”胡潺文说,这不是冲动之举,而是让“飞鸡”飞出龙游一隅,试验一条更广阔可持续之道。

龙游到叙永1700公里,开车需要二三十个小时,没准住人,但是难住了鸡。

第一趟,胡潺文亲自“押运”,并请来龙游技术最好的养鸡师傅。8000只鸡苗,每箱的装雏量多少、车内湿度温度如何控制,这些之前都没有经验。

惊心动魄的“飞鸡”之旅,在“轰轰”的卡车启动声中开始。

为防止鸡苗饥渴,他们在车内铺设一层厚厚的吸水海绵,装足量的鸡饲料。结果到了湖南地界,打开车厢,热浪扑面而来,鸡打蔫,大批中暑。

总不能卸下来一个一个喂水吧?随行的师傅也没辙。耳边埋怨声劈头盖脸。“我年龄最小,几乎所有人都在嘲笑我落伍。”胡潺文说。

胡潺文到路边买袋冰水解暑。冰触指尖那一刻,她陡然灵光闪现:“车里装冰,既降温又有水喝!”

车辆下高速,父亲买来大批冰块。打开车厢,腾出缝隙,塞入冰块。车一开,清凉的风一吹,小鸡马上精神了。几个人乐得快要蹦起来!

终于抵达目的地叙永。没有想象中的夹道相迎,反而是冷漠和不信任。

“家财万贯,带毛的不算”,养鸡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个正经营生。“是来骗老人的钱吧”“送的鸡不要,折成钱给我一半就行”……千辛万苦运来的鸡苗,竟然无人领情。

胡潺文没有撂挑子,而是进村走访。经了解,原来,村里之前接过种植扶贫项目,大家满心欢喜种下,收成了却卖不出,弄怕了。

“跑三千多里把鸡送到你家,我又带不走,有这么傻的骗子吗?”“鸡蛋和鸡肉保价回收,当场结账!”大家看这个娃娃脸的女子倒真是想做事,于是由村干部带头,第一批鸡苗终于发过去了。

在“鸡鸣三省”的石厢子彝族乡,首批4个村的40户贫困户,很快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。一家养200只鸡,不占劳力,最少净赚1.3万元。“龙游飞鸡”的名声迅速飞出山沟,“一只鸡养活一家人,一枚蛋供养一个大学生”的扶贫口号也流传开来。

就在人们争相养殖时,胡潺文亮出了标准:优先选家庭有困难的或不能外出的;人品要好,不能有赌博等嗜好;环境要好,远离水源;养殖密度适当,每户最少200只,最多500只。

行蜀道、跑深山、访农户、谋销售、开直播……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,他们探索出一条“留得下”的可持续扶贫新路径。同时,一批龙游企业、商会与叙永贫困村进行结对帮扶。目前,叙永已有1000户农民养殖了20万只鸡,受益农民约5000人。

那个大都市里的白领已经蜕变,脚沾泥土,她变得淳厚亲和,但不失泼辣。她和农户交流最多的,是养殖过程中的“坑”,思想转变的“坎”。她经常说:“经济上脱贫不是终极目的,理念的转变才是。”

新华社记者晏国政、杨晨光、宋育泽

冬日的吕梁山天寒地冻。在位于吕梁山腹地的山西省岚县,记者接连走访移民小区、扶贫车间、脱贫户家中,面对一张张笑脸,明显感受到一种异于时节的生机与温暖。

在普明镇普明村见到李三花时,她刚从村子边上的扶贫车间下班回来。摸黑进了屋,拉开灯,一个装饰一新的现代风格房间映入眼帘:雪白的墙壁、考究的电视墙、整齐的立柜……在这里,几乎看不到太多“贫困”的影子。

几年前,李三花确是普明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“当时两个孩子上大专,老公因为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,全家的日子过得十分紧巴。”李三花说,最吃劲的时候,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帮了他们,孩子们享受到“雨露计划”和助学贷款,她自己免费接受了“土豆”技能培训,家门口还办起了扶贫车间。

有了政策托底,李三花两口子更加拼命

地干。几年下来,她们家渐渐“翻了身”。“脱贫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。”李三花说,摘掉贫困帽,有了余钱,就把盖了几十年的房子重新装修,“准备给儿子娶媳妇”。

与李三花一样在脱贫路上打拼的,还有顺会乡舍安村村民刘志平。这个43岁的农村妇女在2018年住进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易居苑,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,是一个老年痴呆患者的儿媳妇,还是扶贫车间的工人、易居苑小区的保洁员、非遗项目“岚县面塑”培训班的学员。

搬到县城后,4个孩子有的上了大学,有的读寄宿制高中。不用操心孩子的刘志平,平常就带着患病的婆婆在小区边上的扶贫车间做工,和丈夫一起做完保洁工作,一有时间就到面塑老师设在小区的操作间学习面塑。“虽然我没有文化,但我跑得快,不怕苦。”刘志平笑着说,现在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多了,孩子们上学也争气,日子越过

越有奔头。

吕梁山里,年轻人在奋斗中收获脱贫的成就感,老年人则在安享晚年中品尝幸福的味道。在刘志平居住的易居苑小区,记者还见到了75岁的尹凤兰。虽然一辈子干农活,但岁月并没有在尹凤兰脸上留下太多刻痕。

尹凤兰说,自从3年前从土峪乡段家舍村的山沟里搬出来,她就一直觉得很“幸福”。这种幸福,不仅是出门就能买药买菜、冬天屋子里暖烘烘的,更是能在自己家里“利索地洗澡”。

段家舍村虽然离岚县县城只有10来公里,但这是一个“一道道沟来一道道梁,跌死松鼠摔死蛇”的地方,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二三公里山路。

除了路难行,更难的是用水。尹凤兰从嫁到段家舍村,就开始在半里路外的山沟里挑水,“水放到家里澄,最上面的干净水用来做饭,不太好的饮牲口,最不好的留

下给娃儿们洗衣服,一点也不敢浪费。”尹凤兰说,不要说痛快洗澡,就是洗脸水也不舍得随便扔掉。

后来,段家舍村民取水的山沟里修起了水库;再后来,村子里又修起了水塔能够定时放水。虽然用水情况逐步好转,但山沟里的生活总不是那么方便。搬到县城小区的当晚,尹凤兰就在自家卫生间洗了个淋浴。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利索地洗澡。当时身上不知道是洗澡水还是泪水,反正就是激动得不行,觉得真幸福啊!”说起当时的情景,尹凤兰脸上再次漾起满足的笑容。

从山沟到城镇乡间,吕梁山的这个冬天,因为脱贫户的不断奔跑而变得生动,因为易地搬迁、技能培训等接地气的扶贫政策而变得温暖。走过艰辛充实的脱贫历程,大山里的人们更加相信:沐浴阳光,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;不畏风寒,温暖的春天终将到来。新华社太原1月4日电

“搬新家,住新房,俺要再跟老公拜回堂。”河北省魏县贺祥社区58岁的农民王爱平,指着刚拍不久的婚纱照说,“搬出了‘蛤蟆坑’,生活质量往上升,得补上婚礼这一课。”

打小生活在漳河行洪区的李家口村,王爱平和村民们时时受到洪水的威胁。为防止洪灾侵袭,村民们争相挖土垫高地基,时间一久,村外深沟环绕。

那个时候,夏天一下雨,村外深沟里满是蛤蟆,大伙儿自嘲是住在了蛤蟆坑里。”李家口村村干部常永德感慨道。

搬离行洪区,逃出“蛤蟆坑”,一直是王爱平的梦想。正当她和丈夫加足马力为梦而战时,2009年的一场疾病却让她本不富裕的家庭背上5万多元债务,更觉搬家遥遥无期。

让王爱平惊喜的是,国家扶贫政策的“大礼包”正在悄悄将她“包裹”:魏县列入河北省2016年第二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建设。2018年10月,王爱平一家仅花6000元就搬进了贺祥社区,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置房。

为了让搬迁群众“稳得住、能致富”,魏县把安置社区、产业园区、农业景区“三区同建”,通过技能培训、创业培训、跟踪服务等一系列精细化服务,引导搬迁群众有序就业。

拿王爱平一家来说,丈夫在政府组织的培训班上学会了室内装修技能,一个月能挣到五六千元;王爱平则在产业园区的扶贫微工厂干上了织布工,每月收入近2000元;再加上3亩桃园及庄稼收成,王爱平家年收入超过了8万元,彻底甩掉了“贫困帽”。

告别了祖祖辈辈居住的“蛤蟆坑”,告别了泥巴路,拥有了新工作……喜事接踵而至,王爱平一家的小日子越过越滋润。

“俺就和老公商量,春节前好好过一个有仪式感的结婚纪念日吧,过去因为穷,咱也没像样地办过婚礼。”

“中。”丈夫一点点,这事就算定下了。

(记者李继伟)新华社石家庄电

『俺要再跟老公拜回堂』

搬迁户王爱平的新春“小目标”

冬日吕梁山的生机与温度

新华社记者晏国政、杨晨光、宋育泽

冬日的吕梁山天寒地冻。在位于吕梁山腹地的山西省岚县,记者接连走访移民小区、扶贫车间、脱贫户家中,面对一张张笑脸,明显感受到一种异于时节的生机与温暖。

在普明镇普明村见到李三花时,她刚从村子边上的扶贫车间下班回来。摸黑进了屋,拉开灯,一个装饰一新的现代风格房间映入眼帘:雪白的墙壁、考究的电视墙、整齐的立柜……在这里,几乎看不到太多“贫困”的影子。

几年前,李三花确是普明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“当时两个孩子上大专,老公因为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,全家的日子过得十分紧巴。”李三花说,最吃劲的时候,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帮了他们,孩子们享受到“雨露计划”和助学贷款,她自己免费接受了“土豆”技能培训,家门口还办起了扶贫车间。

有了政策托底,李三花两口子更加拼命

地干。几年下来,她们家渐渐“翻了身”。“脱贫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。”李三花说,摘掉贫困帽,有了余钱,就把盖了几十年的房子重新装修,“准备给儿子娶媳妇”。

与李三花一样在脱贫路上打拼的,还有顺会乡舍安村村民刘志平。这个43岁的农村妇女在2018年住进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易居苑,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,是一个老年痴呆患者的儿媳妇,还是扶贫车间的工人、易居苑小区的保洁员、非遗项目“岚县面塑”培训班的学员。

搬到县城后,4个孩子有的上了大学,有的读寄宿制高中。不用操心孩子的刘志平,平常就带着患病的婆婆在小区边上的扶贫车间做工,和丈夫一起做完保洁工作,一有时间就到面塑老师设在小区的操作间学习面塑。“虽然我没有文化,但我跑得快,不怕苦。”刘志平笑着说,现在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多了,孩子们上学也争气,日子越过

越有奔头。

吕梁山里,年轻人在奋斗中收获脱贫的成就感,老年人则在安享晚年中品尝幸福的味道。在刘志平居住的易居苑小区,记者还见到了75岁的尹凤兰。虽然一辈子干农活,但岁月并没有在尹凤兰脸上留下太多刻痕。

尹凤兰说,自从3年前从土峪乡段家舍村的山沟里搬出来,她就一直觉得很“幸福”。这种幸福,不仅是出门就能买药买菜、冬天屋子里暖烘烘的,更是能在自己家里“利索地洗澡”。

段家舍村虽然离岚县县城只有10来公里,但这是一个“一道道沟来一道道梁,跌死松鼠摔死蛇”的地方,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二三公里山路。

除了路难行,更难的是用水。尹凤兰从嫁到段家舍村,就开始在半里路外的山沟里挑水,“水放到家里澄,最上面的干净水用来做饭,不太好的饮牲口,最不好的留

下给娃儿们洗衣服,一点也不敢浪费。”尹凤兰说,不要说痛快洗澡,就是洗脸水也不舍得随便扔掉。

后来,段家舍村民取水的山沟里修起了水库;再后来,村子里又修起了水塔能够定时放水。虽然用水情况逐步好转,但山沟里的生活总不是那么方便。搬到县城小区的当晚,尹凤兰就在自家卫生间洗了个淋浴。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利索地洗澡。当时身上不知道是洗澡水还是泪水,反正就是激动得不行,觉得真幸福啊!”说起当时的情景,尹凤兰脸上再次漾起满足的笑容。

从山沟到城镇乡间,吕梁山的这个冬天,因为脱贫户的不断奔跑而变得生动,因为易地搬迁、技能培训等接地气的扶贫政策而变得温暖。走过艰辛充实的脱贫历程,大山里的人们更加相信:沐浴阳光,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;不畏风寒,温暖的春天终将到来。新华社太原1月4日电

温情如山“岳”,希望若新“星”

精准扶贫政策让豫西大山深处的贫困户迎来新生



2020年4月16日,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河洛嘉园小区,王景峰(左)和沈玉凤在婚房中。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

新华社郑州电(记者冯大鹏)2020年岁末,在豫西三门峡市卢氏县河洛嘉园易地搬迁安置小区,年轻夫妇王景峰、沈玉凤的三居室里喜气洋洋,他们的孩子“王星岳”诞生了。

“‘星’意味着希望,象征着幸福;‘岳’取自河南省扶贫办机关专职副书记岳爱华的姓氏。”沈玉凤解释道。

“感谢岳书记,感谢国家的好政策,俺闺女的命是政府给的。没有岳书记的帮助,就不会有小星岳。”沈玉凤的父亲沈应战满怀感激。

沈玉凤出生在卢氏、洛宁两县交界处的大山深处范里镇王窑村,自幼身患膀胱外翻的疾病,常年无法下床,精神备受折磨,因病致贫。

“家财万贯,带毛的不算”,养鸡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个正经营生。“是来骗老人的钱吧”“送的鸡不要,折成钱给我一半就行”……千辛万苦运来的鸡苗,竟然无人领情。

胡潺文没有撂挑子,而是进村走访。经了解,原来,村里之前接过种植扶贫项目,大家满心欢喜种下,收成了却卖不出,弄怕了。

“跑三千多里把鸡送到你家,我又带不走,有这么傻的骗子吗?”“鸡蛋和鸡肉保价回收,当场结账!”大家看这个娃娃脸的女子倒真是想做事,于是由村干部带头,第一批鸡苗终于发过去了。

在“鸡鸣三省”的石厢子彝族乡,首批4个村的40户贫困户,很快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。一家养200只鸡,不占劳力,最少净赚1.3万元。“龙游飞鸡”的名声迅速飞出山沟,“一只鸡养活一家人,一枚蛋供养一个大学生”的扶贫口号也流传开来。

就在人们争相养殖时,胡潺文亮出了标准:优先选家庭有困难的或不能外出的;人品要好,不能有赌博等嗜好;环境要好,远离水源;养殖密度适当,每户最少200只,最多500只。

行蜀道、跑深山、访农户、谋销售、开直播……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,他们探索出一条“留得下”的可持续扶贫新路径。同时,一批龙游企业、商会与叙永贫困村进行结对帮扶。目前,叙永已有1000户农民养殖了20万只鸡,受益农民约5000人。

那个大都市里的白领已经蜕变,脚沾泥土,她变得淳厚亲和,但不失泼辣。她和农户交流最多的,是养殖过程中的“坑”,思想转变的“坎”。她经常说:“经济上脱贫不是终极目的,理念的转变才是。”</